

➤ 校园TOP1超人气天后 青春巨献 ➤

Asterisk 星星的记号

曾 炜 ★ 著



Asterisk 星星的记号

曾 炜/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星的记号 / 曾炜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5.10
ISBN 7-5442-3212-3

I. 星... II. 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2436号

XINGXING DE JIHAO

星 星 的 记 号

作 者 曾 炜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王 欣
装帧设计 许 非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66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彩色插页 8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212-3
定 价 20.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hapter 1-----

来自水瓶座的任务



姓名：林苾夕

年龄：17岁

星座：水瓶座

血型：O型

最大的梦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喜欢的颜色：天空那样的蓝色

最喜欢的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

喜欢的艺人：比约克

最糗的一件事：一个下雨天，本来还想摆个美美的雨中淑女POSE的，没想到，却在自己喜欢的男生面前摔了个狗吃屎……=_=~~

最喜欢的人：……茈？



她绝对不会原谅他!!!

赶走心底那些代表软弱的失落、悲哀、伤感和落泪的冲动，燃烧起水瓶座人所有的怒火和自尊，她再度发誓：她——林苓夕，从此不会再看他一眼，不会再跟他说话，也不会再跟他——那只自大的猪头有任何纠葛！

愤愤地把视线从窗外那对亮丽得几乎让人炫目的帅哥（当然，在猪中间他还算是帅的）美女身上拉回来，苓夕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到《南十字星》编辑部那张用旧课桌拼成的会议桌上。

★ 3

“……昨天，学生会主席又找我谈过了，”主编大人沮丧的眼神和发黑的印堂在说明，那次谈话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她说，鉴于这段时间《南十字星》在学校各大社团排名始终偏后的情况，要是我们下一期再不能引起学校全体师生的注意和喜爱……”主编叹了一口气，“学生会将考虑结束《南十字星》杂志。”

排名偏后？

尽管不情愿，苓夕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窗外那对渐渐走远的璧人——准确地说是那个身材细致修长的女生身上。

Angel。

东川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完美无缺的女生代表。

只有她才会把《南十字星》惨淡经营垂死挣扎的状况形容成“排名偏后”。

在整个学生会乃至整所学校中，也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做到从头



到尾地看完每一期的《南十字星》，并真心地赞美某篇报道或提出意见。

事实上，苒夕想不出东川高中里有什么人或事是 Angel 不关心不重视的。她总是那么不遗余力地为学校和班级奉献自己的精力与时间，也总是那么坦率真诚地对着每个人微笑。苒夕甚至在她的一篇报道上这么形容，宣布 Angel 当选学生会主席的那个瞬间，相信是东川高中从建校至今全校师生惟一次从上到下彻底达成一致的時刻。

Angel 上任那天，苒夕记得自己兴高采烈得就像过节一样。却没有想到，不过才短短几个月，这个曾让她真心付出友谊的女孩，现在却成为了她心中那些苦涩情绪的來源。

——而这，都是因为他！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Angel 忽然停下脚步，抬起头，看向身边的男孩。

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站在撒满走廊的初夏阳光下，他开始微笑了起来，左耳的耳钉在阳光中闪耀出银色的光芒。

苒夕瞪大了双眼。

……他在和 Angel 相视而笑？

那只猪头居然也会有笑的时候？！

郁闷。

不爽。

握着黑色水笔的手越捏越紧。

熟悉的怒火再度顺着沸腾的血液四处蔓延。

他怎么可以这样？

成天对她板着一张冰冻千年的死鱼脸也就算了，他怎么可以对着别的女孩微笑？！



他……

停！

硬生生抽回自己的视线，芩夕视而不见地瞪着眼前用来记录会议内容的小本子。

“……所以，这一期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好，《南十字星》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主编郑重严肃的声音回荡在这间原本是学校工具间的编辑部内，“选题我都已经想好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一年一度的全市高中男子排球联赛即将开始了，而我们学校的明星球队‘星阶六人组’是这次的夺冠热门，所以我决定……”

换了个姿势，芩夕用手托住脑袋，无意识地在小本子上涂涂写写，任早已开了小差的思绪越飘越远。

——不是已经说好不再理他，不再想他，不再在乎他了吗？

“……芩夕！”

★ 5

所以，他跟谁说话，对谁露出白痴一样的笑容，这些都已经跟她没关系了，不是吗？

从今天起，不，早在2月14日的那个晚上起，她就已经和那只猪头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独木桥了，不是吗？

“芩夕!!”

嗯？谁在喊她？

管他！没看到本小姐在思考问题吗？

“林芩夕!!!”

这个声音已经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了，通常主编大人只有在大光其火的时候才会这样大吼大叫……

“什么？”

芩夕连忙抬头，才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屋子不满的眼光。

李平霖——《南十字星》杂志的主编兼文学社社长兼高三年级



优秀学生代表——喝了口水，润了润喊到发干的嗓子眼，顺便平息了一下自己的火气：“我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

“嗯！”

苒夕忙不迭地点头——管他听没听到，反正她是死也不会承认刚才自己在开小差的。

李平霖的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我们的决定，你一定也是同意的啰？”该死的！她怎么会一点都没听到他们刚才做的决定？

“当然同意！”看到主编大人怀疑的目光，苒夕连忙抛过一个谄媚的笑容，“编辑部的决定，也就是我的决定！”

“很好！”李平霖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从今天开始，这次‘星阶’从赛前训练到参加全市排球比赛，就由你来负责全程跟踪报道。”

6 ★

林苒夕张大了嘴巴。

星……星阶？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主编宣布道，“散会。”

“可，可是学长……”苒夕结结巴巴地开口，望向桌对面开始收拾东西的李平霖，“我……”

“苒夕，”李平霖叠着稿纸，“这次的采访非常重要。你也知道学校里的女生对星阶那帮男生的疯狂程度，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一定都会大受欢迎的。所以，可以说《南十字星》能否继续下去，就看你的这次系列报道了！”

“可是学长……”苒夕咬着嘴唇，“你能不能派别人去……”

“不能。”平霖的回答干脆利落，“首先，这个任务可是你自己同意的；其次……”他停了下来，等编辑部的成员全部离开才继续说下去，“你是我们最优秀的记者。除了你，我想不出别的人选。”

这是一句赞美——来自从不肯轻易表扬任何人的李大主编。



若是在平时，苒夕一定会得意得手舞足蹈仰天长啸。

可是……

要采访“星阶”？……

“对了，还有，”李平霖的脚步在门口停了下来，“我知道采访他们俩虽然很难，不过，记住，在那些队员中，‘龙之翼’才是我们的重点。你知道的，齐翼和……”他转身看向苒夕，“乐正茏。”

是的，她知道。

在空无一人的《南十字星》编辑部中，苒夕的脑袋无力地摔在了会议桌上。

她当然知道这两个人。

她也知道，全校起码有99.9%的女生为他们而疯狂。

她更清楚明白地记得，曾经，她自己还是“星阶六人组”拉拉队的创始人。

★ 7

可笑而又讽刺的是，就在她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远离他们对他们视而不见的时候，偏偏又接到了这样的任务——

采访“星阶”排球队，采访“龙之翼”……采访乐正茏——那只猪头！

星阶。

通往星空的阶梯。

在东川高中里，它更是“星阶六人组”的简称。

而这六个排球队男生——最佳二传手麦哲文、发球王夏辉一、幻影自由人Ken、超级助攻手阿凉和最终让“星阶”成为一条威力无比的飞龙的“龙之翼”：主攻手齐翼、乐正茏，使得东川高中从一所默默无闻的二三流私立高中，一跃成为区里乃至市级的明星学校。不但如此，更有无数女生纷纷试图从别的学校转学过来，只为了



进入东川高中后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借着参观训练、比赛的名义，对“星阶”这个帅哥军团进行包抄式的围追堵截。

所以，星阶成立的这两年，也是东川高中空前繁荣的两年。不但学生人数爆满，男女生比例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3。校长收学费收到手抽筋的同时，对星阶的态度也由先前的不闻不问漠然置之，一百八十度转变为有求必应宠爱有加。

而全校师生的这种逢迎态度，不但满足了排球队膨胀的虚荣心，在无形中，也助长了星阶中某些人原本就嚣张的气焰，使他们更臭屁、更放肆、更无所顾忌……

……

卡！STOP！

8 ★ 冬夕咬着圆珠笔的笔头，呆呆地看着自己在拍纸簿上写下的这些文字。

搞什么！

主编大人要求的是星阶的赛前准备训练和比赛的情况，而不是什么“‘星阶’现象思考”之类的社论，而且……

身为一个记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掺入个人喜恶与情感地对事实进行最公正的报道。

——为什么一碰上星阶，她就连该怎么当个好记者都不知道了呢？

把那支快被咬断的笔和拍纸簿一起扔进双肩背包，冬夕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迈上体育馆的台阶——今天，是星阶准备高中联赛的第一次集中训练，而从今天起，她的跟踪报道也正式开始了。已经没有犹豫矛盾的时间了，现在，她要以一个专业记者的素质，扫除一切外在内在的障碍，抬头挺胸地面对困难，漂亮地完成这篇……



“不要挺胸啦，”一个促狭的声音忽然在身边响起，“再挺也是 A CUP，没什么看头。”

寒夕脚下一滑，差点从台阶上滚下来。

太过分了！

“Ken！”她恼羞成怒地大吼，“你……”

“嘘……”Ken 对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看到那边那些女生们没有？”

顺着 Ken 的目光，寒夕这才发现，已经有无数女生水泄不通地堵住了排球馆的大门，其中她认识的一个高一女生何美嘉甚至不要命地爬上了人墙的最高处，试图透过门上的那两扇气窗看到些什么。

一想到自己原来竟然也是这帮疯狂女生中的一员，寒夕就有些不寒而栗。

★ 9

“她们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训练嘛！”Ken 无奈地摇摇头，转身向体育馆外走去，“跟我来。”他简单地说道。

寒夕连忙跟上：“去哪里？”

Ken 回过头，坏坏地朝她眨眨眼：“星阶的秘密训练基地。”

连奔带跑地跟在人高腿长的 Ken 身后，寒夕发现自己的脑中一片混乱。

星阶居然有自己的秘密训练场所？

为什么茏，不，那只猪头竟然从来没跟她说起过？

还有 Ken……

他应该早就知道她和茏已经分手了。身为茏的死党的他，怎么会那么好心主动带她去他们的地方？

他会不会在骗她吧？



冬夕抬眼看了看面前那个满不在乎地甩开大步的身影。即使看不到正面，她也能想像得出 Ken 嘴角那抹似笑非笑的神情。

Ken 不会骗她的——冬夕对自己摇了摇头——虽然他是星阶里最油头滑脑油嘴滑舌也是鬼点子最多的家伙，但水瓶座的直觉告诉她，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Ken 是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加入星阶，更不可能和茱成为朋友。

可是，他到底要带她去哪里？

他们离开学校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他一路带她穿过大街小巷，从安静的老城区来到了高楼林立的商业中心。

“喂！”冬夕擦去了额头冒出的细汗，站在熙熙攘攘布满精品店和咖啡屋的步行街上，拒绝再往前走，“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10 ★

想像中，星阶的秘密训练基地应该是哪个社区运动中心或是某大型体育场所。这里明明是购物区，怎么可能会有星阶需要的场地？

Ken 无视于周围那些女人齐刷刷向他投来的垂涎目光，姿态潇洒地随手一指：“那里！”

顺着 Ken 修长的手指看去，冬夕的视线锁定在一块高高的，色彩艳丽如抽象画般的招牌上。

——飞扬国际舞蹈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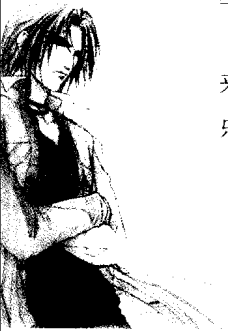
看了看已经迈步向前走去的 Ken，再看看那块颇具艺术气质的铭牌，林冬夕不由自主地托住了自己快要脱臼的下巴。

怎么可能？

星阶训练排球的地方怎么可能是舞蹈学校的……排练厅？

来这里或许是个错误。

乐正茱把双手插进校服松松的口袋中，透过明亮的窗玻璃看向楼



下商业区中扰攘的人群。

耳边，Angel 依然在温柔而不厌其烦地介绍着：“……我之所以想到你们可以在这儿训练，就是因为这个体操房是由老仓库改建的，面积和高度都是别处的好几倍，你们应该会有足够的空间……”

“那么，”哲文打断了她，他站在落地镜前，打量着镜中习惯性地皱着眉头的自己，“我们该拿这一整面墙的镜子怎么办？”

“这个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有一面屏风可以全部遮住镜子的。”

“这儿的地板很好耶，”身材魁梧的辉一有些不安地看着光可鉴人的硬木地板上，被自己脏运动鞋踩出来的黑鞋印，“你就不怕会被我们踩坏了？”

Angel 摇摇头：“只要你们不是穿着皮鞋训练，这些地板不会有事的。”她笑着看向大家，若不是还穿着东川高中的校服，她简直可以媲美房产中介，“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吗？”

阿凉耸耸肩：“只要大家都同意，我没什么问题。”

“钟教练说你们的决定也就是他的决定。那么……”Angel 停了一下，“大家是不是都同意在这里训练了呢？”

“我有一个问题。”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体操房的另一头，一个穿着白衬衫和藏青色长裤的修长身影站直了身子，走向房间中央。在夕阳温暖的余晖中，他桀骜不驯凌乱竖起的头发闪耀出黑色的光芒。

“对于这个排练场所，”齐翼——星阶的主攻手，也是大家公认的最难搞的家伙——在 Angel 面前停住脚步，“我们该付给你或你妈多少租金？”

★ 11



Angel 惊讶地睁大眼睛，刚要说话，齐翼高傲地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她：“我知道，你说过不要钱。可是，星阶从来就不想欠任何人的情。”

“这个任何人，” Angel 有些火了，柔和的嗓音也拔高了一些，“恰巧是东川高中的一名学生，也恰巧是你的同学。你们要是赢了排球赛，得到荣誉的是我们大家！所以，难道我不应该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们吗？难道我为星阶做的任何事都只是为了得到你们的回报吗？！”

“就算你什么都不要，反正，”齐翼昂然抬起头，“星阶是不会在一个这么娘娘腔的地方训练的！”

“你凭什么代表星阶说话？”

另一个声音冷冷地从窗前来。

齐翼攸地转身，燃着怒火的黑色双眸笔直地看向站在窗前的乐正芜：“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乐正芜冷冷一笑。“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排球队的教练吗？你是队长吗？”他漠然迎向齐翼愤怒的视线，“记住，你只不过是星阶的六分之一而已。”

“……你！”齐翼踏前一步。

芜站直了身体，褐色的双眸闪过一道寒光。

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体操馆中一片寂静。

正如同冰与火的对峙，若是视线能放射寒冰，翼早就千疮百孔了；而如果眼睛能生火，芜也早就成了骨灰。

不幸正站在两人中央的麦哲文脑后开始冒汗。

为什么总是这样？！

除了比赛时间外，只要乐正芜和齐翼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一场世界级大战总是在所难免。轻则冷嘲热讽唇枪舌剑，重则刀光剑影肉



帛相见。

不知是生来宿怨还是命中相克，反正这两人不是冤家不聚头。而每次倒霉的也总是他们这帮与其是“朋友”不如说“炮灰”来得更恰当些的同学和队友们。

所以说，未成年人就是麻烦——身为排球队队长的麦哲文挺起胸，已经高三的他几个月前刚过了18岁生日，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成年人了，以他的理智和高智商管教这几个小P孩应该不成问题。

“既然如此，”麦哲文咳嗽了一声，冒死打破沉默，“我们就投票决定是否把这里当作我们的新训练场。茈和翼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那么，辉一，”他开始点名，“你觉得呢？”

几乎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辉一的声音才闷声闷气地响起：“我觉得……这里还不错。”

★ 13

他闷头用脚擦着地板上的鞋印，不去理睬翼的杀人眼光。

“阿凉呢？”

“我……”阿凉犹豫了一下，眼光飘向齐翼，“翼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

也就是说，目前的比分是2:2。

意识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哲文苦笑了一下：“这个排练厅至少有一个好处——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训练，这样，我们也不会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骚扰。”

一想起那些无孔不入的“骚扰”，排球队里几乎每个成员都有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所以，”哲文点点头，“我同意在这里训练。”

“我也同意。”

从排练厅门口传来了另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



